



双面父亲

□马继远

夕花朝拾>>>



无论何时父亲都是我们最终的依靠，只因为这种依靠来得那么容易，而常常被我们忽略，被我们轻视。

父亲是谁？父亲就是那个生养了我们的男人。

幼时，父亲留给我们的形象，往往是严肃、沉默、冷淡。残存的儿时记忆中，似乎并没有多少父亲的温暖怀抱、慈祥笑容、谆谆教诲的温情片段。我们来到这个世间，带给了父亲多少喜悦，襁褓中又曾经尿湿了他多少身衣裳，都已无从考证，记住的只是几屡斥责，几声埋怨，几个巴掌。

有人说，父子是上辈子的冤家。而我和父亲，正如他所戏言，更像是一对反贴的门神，似乎永远不会对眼。多年以后，看到已经日渐苍老的父亲与孙辈舐犊情深，不厌其烦地为孙辈辅导作业，没有原则地为孙辈购买各种玩具，我甚至心生几分嫉妒。这本应属于我们的关爱，缘何要隔代传递给小辈们享用？我便在记忆里寻找，希望找到一些温情片段。

记起了多年前那次离家出走。几句已不知缘由的口角后，我不顾母亲的挽留，打点好行囊摔门而出，还愤愤地蔑视了父亲一眼。夜晚的车站，行人逐渐稀落，冷风已经刺骨，广场上踟蹰的我，恐惧一阵紧似一阵

地袭来，不知何去何从。最后，我还是硬着头皮，拨通父亲的电话，冷冰冰地要求他来接我。父亲则一如平常那样告诉我，在原地等着，不要乱跑，不要和陌生人多说话，然后，用最短的时间来到我面前，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接我回家。现在我明白了，无论何时父亲都是我们最终的依靠，只因为这种依靠来得那么容易，而常常被我们忽略，被我们轻视。

记起了我那次手术。原定两个小时的小手术，因了医生的拖延，竟然持续了4个多小时。手术台上局部被麻醉头脑依然清醒的我，丝毫没有想到手术室外等候的亲人们，此时是怎样一种焦虑的心情。回到病房后，父亲一句关切的问候，又被我厌烦地回绝：难受着呢，别和我说话。后来姐姐告诉我，在手术超过预定时间，又得不到手术室内的情况时，父亲担心我出什么意外，一直急躁焦灼。原来，父亲始终是关心着我们的，我们却又很多次或轻飘或粗暴地回绝了这份关爱。

记起了看过的一部小众电影《红色年代》，由洛阳籍演员李梦男主演，楼健导演。电影里，主人公钱卫与父亲关系不和，身为

军队领导的父亲，严厉、强硬、专横、暴躁。一次，钱卫因为工作上的事骑摩托车抄近路，在胡同里撞上了放风筝的翟大爷。在以后送饭照顾翟大爷的过程中，钱卫从翟大爷身上体会到了父亲般的宽宏大量、慈祥 and 风趣。而翟大爷，也在等待着“破四旧”时期与其发生争执，离家远走四川的儿子归来。和翟大爷的交往过程中，生身父亲曾经的关怀也渐渐被钱卫记起。钱卫到西藏工作五年后归来，翟大爷已经去世，托人转交给钱卫一对明代黄花梨木椅。影片结尾，每当看到这对黄花梨木椅，钱卫就会想起翟大爷父亲般的微笑。

整部电影拍得很有质感，如叙事散文般。影片另外有一个耐人寻味的名字《父亲爸爸》，英文译名采用了爸爸抑或父亲的英语单词复数形式 fathers，我想可能是指父亲的两个形象、两个侧面、两种情感吧。主人公钱卫从翟大爷那里寻找和体会的，未尝不是其父亲的另一个形象：温暖且生活化了的父亲。

其实，每一位父亲都有温暖和冰冷的双面。只要我们用心寻找和体会，总能从父亲身上找到被岁月遮掩被熟悉覆盖的温情一面。

当人不能弯曲时

□朱家托

若有所思>>>



“挺直”与“弯曲”是人的两种生理机能，人来到这个光明灿烂的世界，要想有滋有味地生活着，既要能挺直，也要能弯曲。

当人不能弯曲时……

对于这个问题，实话实说，以前想都没想过。因为我一直以“健康者”自居，哪里会去想人体中负面的东西呢？谁知，生活偏偏会捉弄人，就让我尝到了“不能弯曲”的苦楚。

我清清楚楚地记得，吃过早饭，我一个人回家，突然感到腰痛，不能弯曲！

上床休息吧，生活中一个最简单不过的小动作，此刻竟是如此艰难！腿稍微动一下，就感到钻心的疼痛。腿脚不能弯曲，怎能上得了床？

窗外的小朋友在草地上翻滚、跳跃、追逐……这些平日里最平常不过的小动作，今天在我看来竟是如此美丽，我甚至开始忌妒！平生第一次感到当人体的“弯曲”功能不能正常发挥时，人会变得怎样的窘迫，怎样的无奈！

终于躺在床上。百无聊赖，想读点什么来打发时间，可是一不小心，把床头柜上的一本刊物碰出了桌面。只见刊物翻了两个筋斗，躺在地上对着我笑。虽近在咫尺，却远隔天

涯，平日里不费吹灰之力的事，此时千斤难举！我只能眼巴巴望着那本刊物，任思绪天马行空……

“挺直”与“弯曲”是一组反义词，是一对矛盾的两个方面。“挺直”与“弯曲”是人的两种生理机能，它们辩证地统一在人的生命里。人来到这个光明灿烂的世界，要想有滋有味地生活着，既要能挺直，也要能弯曲。有一句很经典的话：“工作着是美丽的。”实际上，这美丽是由“挺直”与“弯曲”组成的。譬如，农民耕田插秧，工人在机床上操作，战士腾跃冲锋……他们完成工作，都要靠“挺直”与“弯曲”，并且往往“弯曲”的时间比“挺直”的时间要多得多。可以说，离开了“挺直”与“弯曲”，还谈什么工作？还谈什么美丽？

再进一步想，岂止生理上是这样，人生中又何尝不是这样？生活中有顺境，即挺直；生活中有逆境，即弯曲，它们构成了人生的丰富多彩。古人就认为，能屈（弯曲）能伸（挺

直），方为大丈夫。人应该历练出驾驭顺境（挺直）的本领，也应该历练出驾驭逆境（弯曲）的本领。以历练“弯曲”的本领而言，哲人就十分重视。法国作家雨果就说过：“痛苦能够孕育灵魂和精神的力量，灾难是傲骨的乳娘，祸患则是豪杰的乳汁。”雨果说的“痛苦”、“灾难”、“祸患”，也就是“弯曲”。至于如何历练弯曲的本领，孟子说过：“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空乏其身，行拂乱其所为，所以动心忍性，增益其所不能。”总之，只有历练好“弯曲”与“挺直”这两种本领，我们的人生才是健康的人生，我们的人生才过得有滋有味……

我当然不能光在床上永远地“想”下去。下午，在家人的搀扶下，到医院看医生，拍片子。一切真相大白：L4/L5、L5/L1椎间隙后缘见丘状转组织密度影突出约5.0毫米、4.6毫米，硬膜囊受压……

为了恢复“弯曲”功能，我走进了理疗室……

待客

□孙欣

生活手记>>>



一杯清茶，一炉炭火，一灯如豆，虽比不得星级酒店的排场，却是那样温情，那样享受。

父亲是民间艺人，他的朋友多是来自五湖四海的手艺人。那时我们家很穷，日子过得捉襟见肘，即便如此，家里只要来了客人，父母依然会热情招待。由于条件的限制，待客的菜肴很简单。母亲去菜园里采摘一些可以下酒的时令蔬菜，到鸡窝里摸索出两个还带着温热的鸡蛋，外加两小碟自家腌制的小咸菜……

我的任务是拿一个空酒瓶，去村子里的小卖铺打五毛钱一斤的老白干。酒虽廉价，货却真，那时还没有假冒伪劣产品，浓烈的酒香一直在我耳边萦绕。母亲在厨房里煎炸烹炒后，几样菜端上了酒桌。酒酣兴尽时，客人总要把我叫过去，说，来替爷们儿喝两盅。父亲在一旁鼓励着。初生牛犊不怕虎，我接过来，一仰脸喝干。客人大赞：这小子长大了肯定有大出息！

长大后，我没有“大出息”，只是继承了

父亲好客的天性，像父亲一样热情似火，和我那帮朋友在家里边吃边侃，经常促膝而谈至深夜。后来，随着女儿的出生，家里的琐事多了起来，妻子再也无暇帮我招呼客人了，于是在家的聚会便改到了饭馆，虽说饭馆里的酒好、菜好，但大伙都说索然无味，我也觉得似乎少了点儿什么……

看过一个电视节目，才恍然大悟——有位老师站在讲台上，向同学们提出了一个问题：我们现在还缺什么？学生们面面相觑，谁也回答不上来。是啊，现在吃的、穿的、住的、用的，我们什么都有，我们什么都不缺。或许，缺少的是离我们越来越远的温情、友爱，取而代之的是冷漠、自私和不信任。

很喜欢李白诗歌里的性情文字：得意时曾自傲，失意时曾自嘲，甚至为酿酒老叟辞世而痛哭。让我最为叹服的还是李白的待客之道：

“五花马，千金裘，呼儿将出换美酒，与尔同销万古愁。”朋友来了有好酒，酒喝完了，去买，没钱不要紧，拿五花马、千金裘换去！

李白一掷千金的待客之道只能让人远远地欣赏，学习一下宋朝诗人杜耒的“寒夜客来茶当酒，竹炉汤沸火初红”总是可以的。寒冷的夜里，主人点炉煮茶，以茶当酒，主客围着火炉，每人手中一杯清香的热茶，边品茗边交谈，其乐融融，其情浓浓。一杯清茶，一炉炭火，一灯如豆，虽比不得星级酒店的排场，却是那样温情，那样享受。

然而，我却又着实有些惘然：当五光十色的霓虹灯在人如潮涌的大街上次第闪烁，当紧紧关闭的防盗门使近在咫尺的邻人仿佛远隔天涯，而真正远隔天涯的客人更是可有可无的装饰时，还有多少人喜欢在家中待客，并且能一直固守下去呢？